

# 黄金家族的毁灭

迷宫中的蒙古帝王后裔



小

说

界

文

库

xiaoshuo

(蒙古族)扎拉嘎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肇岐

封面设计：袁银昌

插图：孟喜元

### 黄金家族的毁灭

——迷宫中的蒙古帝王后裔

(蒙古族)扎拉嘎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2 字数 275,000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926-2/I·1557 定价：17.50元

## “小说界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江曾培  
副主编 邢庆祥 郑宗培  
编 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  
郑宗培 左 泥 张 森  
魏心宏

## 出版说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8月

## 序

江曾培

1997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的大好日子，我与修晓林同志，应内蒙古作协之邀，前往内蒙古访问。那天，飞抵呼和浩特时，已经很晚了。事先得知副主席冯苓植同志要到机场接站，想不到主席扎拉嘎胡同志也来了。

我与扎拉嘎胡同志神交已久，但从未谋面。他是蒙古族的一位代表性作家。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小白马的故事》，是于1957年1月由我们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我们出版社名新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版了一批崭露头角、才华出众的年轻作者的作品集，如陆文夫的《荣誉》，刘绍棠的《青枝绿叶》，陈登科的《杜大嫂》，王安友的《追肥》，阿章的《海上来客》，南丁的《检验工叶英》，房树民的《诞生》，郑秉谦的《柳金刀和他的妻子》等。这些作者大多出席过195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扎拉嘎胡是其中之一。此后，其中的大多数，都被打成“右派”。扎拉嘎胡也因文获祸，最后虽幸免未戴“帽子”，但也被列入“另册”，下放劳动改造。“文革”中再次受冲击。尽管如此，他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挚爱，“虽九死而不悔”，在艰

难的条件下,创作了《红路》、《草原雾》等作品,第一次以长幅的画卷反映了蒙古族知识分子和第一代蒙古族钢铁职工的生活,开拓了当代少数民族长篇小说的题材。1984年出版的《嘎达梅林传奇》,艺术地再现了蒙古族英雄嘎达梅林的形像,具有史诗性品格。

我是第一次到内蒙古,除了想看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是想结识一些作者。老扎自然是我首先想拜见的。当晚,一踏上内蒙古的土地就见到他,令我喜出望外,并为他的热情所感动。老扎与老冯一道,亲自为我们安排好食宿。第二天开始,又陪同我们先后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以及“黄河北,阴山南,八百里河套米粮川”的巴彦淖尔盟参观。

在七八天的朝夕相处中,我感到老扎不仅为人热情,而且宽厚朴实。他虽是内蒙古作协主席,又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但没有一点“官”的架子,作家的架子,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在习惯于以官位称呼的今天,多数人还是喊他“老扎”。他并不善于辞令,但由于与人以诚相处,极容易赢得对方的心。我就是这样与他一见如故的。

途中,他谈到正在创作一部题为《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尹湛纳希是成吉思汗二十八代嫡系远孙,忽必烈的后裔,生于1837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前三年。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曾统率本旗的蒙古兵在渤海海防前线的抗英斗争中立下战功。同时,他精通蒙、汉民族文化。尹湛纳希继承父脉,文武双全。三十岁后,家道中落,他将《红楼梦》、《中庸》、《纲鉴通目》译成蒙古文,写了《一层楼》、《泣红亭》、《红云泪》等长篇小说,并续写了他父亲未完成的《青史演义》,开创了蒙古族长

篇小说的先河。1892年凄凉地客死他乡。扎拉嘎胡为了给这位“蒙古族曹雪芹”立传，已经花了几年时间，到尹湛纳希故乡和周围地区进行调查，并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

尹湛纳希的名字，对我是面熟陌生的。1963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一层楼》汉译本。当时读后的印象，是它的内容与风格，接近《红楼梦》。但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如此书的“序”中所指出的，“鼓彼等之芳魂，述吾心之蒙念。”全书浸润着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对清末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多有揭露批判。它是我国蒙古族文学离开民间传说和对历史故事的依附，以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由个人创作而成的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不过，我对作者乃“皇子皇孙”，也与曹雪芹一样，“是热热闹闹地来到人间，却凄凄惨惨地离开人世”是不知道的。听老扎一说，我很感兴趣，当即表示欢迎他写好后，交付我们付梓。

此后，老扎就一头扑在电脑上，将他满腔的热情与想象，一一敲打出来。这其中，“新诗改罢自长吟”，几次修改，几经反复，可说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老扎说：“在创作中，别人只需用一分力量，我恐怕得用二分或三分力量。”他自谦为“笨鸟先飞”。作品就是这样下苦功“飞”出来了。

当我读到这部文稿时，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句话：“文如其人。”这句话并非绝对真理，但用在老扎身上，却十分吻合。前面说过，他为人热情敦厚，朴实真诚，其文则是感情真挚而表达自然，文字朴素而内含深厚。他作品中少有那种“铺锦列绣，雕缛满眼”的浮华描写，更无忸怩作态、无病呻吟的矫揉造作，而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素朴，自然，实在，透露出一种“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的风韵。

《黄金家族的毁灭》的光彩，首先在于使“复杂的、迷人的、活生生的尹湛纳希再现”。面对当时官场、家族以及社会种种世态和沧桑，这位黄金家族的后裔，也经历了一个由卫道到背叛、由沉默到呐喊、由迷茫到清醒的过程，性格丰富而有发展。这是一个“历史上真正有过的尹湛纳希”，其主要经历和心理活动，几乎都有文献依据，可以当作信史来读。同时，这又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人们可从美学鉴赏中，得到更多的感悟。扎拉嘎胡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点，在《嘎达梅林传奇》中，已显示出他这方面的才能，写尹湛纳希更有了尽情的呈现。究其原因，是由于老扎肯下苦功，踏踏实实掌握了大量史料，才能尊重历史；同时，又不为历史事实所拘，驰骋想象的翅膀，给了人物以活的生命形象的补充。《黄金家族的毁灭》中的尹湛纳希，既是历史的，更是艺术的。

值得注意的，作者虽然主要写了尹湛纳希，最后却放弃了《尹湛纳希》的书名，改为《黄金家族的毁灭》。我不知道作者的意图，就我的体会，是作者在创作的艺术升腾过程中，认识深化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这一名言，扎拉嘎胡是信服的。他没有孤立地写尹湛纳希，而是把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放在特定的时代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团矛盾以及家族矛盾中展开的。漠南蒙古土默特右旗李尔只斤氏家族——黄金家族，早年协助满族皇太极打进关内创建大清王朝，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蒙古马既能让主人驰骋千里，也会让主人跌倒在它的蹄前。”自康熙、乾隆始，就对蒙古族采取笼络和防范政策。时下，列强入侵，太平军、捻军蜂起，内忧外患日盛，社会动荡不



宁,咸丰皇帝更怕黄金家族的后代,在这不寻常的时机,率先带领漠南蒙古族与朝廷离心离德,因而通过热河都统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蒙古族的控制,不准蒙古族学习汉文,不准蒙古族参与科举,在内蒙古广建寺庙,逼迫大量青少年去当喇嘛。尹湛纳希是黄金家族的杰出后代,忠信府的七公子,在他身上,集中着蒙古民族“勇、力、义”的性格光辉。他忠于朝廷,但眼中容不得正义、不合理的事。他要学汉文,他要建立汉文图书馆,他要参加科举,他要求教于汉语老师,他同情饱受征丁征田之苦的下层人民,他鄙视那些狗仗人势、作威作福的奸佞之徒,他与害死亲人的诚信府主人旗巴扎布不共戴天,从而围绕着他,引出出忠信府与诚信府的矛盾,蒙古族僧格林沁亲王与满族都统英隆的矛盾,封建朝廷与广大人民的矛盾,以及桑堆等杀人犯与张画匠等被害人的矛盾,等等。作者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诸如皇帝、亲王、都统、王爷、盟长、夫人、公子、小姐、奴仆、丫环、工匠、村民、活佛、喇嘛、保镖、书生、骑手、嫖客、妓女,形象地展现了十九世纪蒙古族地区五花八门的众生相与矛盾重重的社会相。尹湛纳希虽然以自己的正义与才华,想挽狂澜于未倒,但终于正不敌邪,无力补天。内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最高统治者咸丰、慈禧,把巩固他们的统治,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凡是觉得有利于他们统治的,再坏的人与事也属于“小节”的污点;凡有损于他们统治的,再好的人与事,也是有违社稷的“大义”。大道不行,是非颠倒,尹湛纳希的“勇、力、义”,也只是在如来佛手中翻筋斗,翻不出新局面。基于尹湛纳希的自身局限,他也只能反“贪官”,不会反“皇帝”,结果凄凉地客死异乡,导致“黄金家族的毁灭”。

把尹湛纳希的个人命运紧密结合社会的矛盾来写,使作

品的矛盾冲突呈现一种悲剧性冲突,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与美感冲击力。中国不少优秀的古典小说,都具有悲剧意识。突出的如《红楼梦》,表现的就是贵族与女性的悲剧。尹湛纳希的《一层楼》,“我之愁怨诉向谁,与尔同愁涕流血”。描写的也是贵族与女性的悲剧。现在,扎拉嘎胡所写的尹湛纳希和黄金家族的悲剧,可谓是“一以贯之”的继承和发展,表明在封建末世,即使是比较开明先进的贵族,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不可能在他们手中实现。自然,这几部作品的具体矛盾冲突各有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尹湛纳希的人生踪迹,不同于《红楼梦》中宝玉与《一层楼》中的璞玉,他作为“蒙古族的曹雪芹”,重要的一笔,是他和曹雪芹一样,以“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的悲痛心情,写下了《一层楼》、《青史演义》这些传世之作。《黄金家族的毁灭》中的尹湛纳希,这方面虽有所表现,但总体较弱,似应加强。

《黄金家族的毁灭》,除了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还拥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老扎是位蒙古族作家。他的创作活动,深深扎根于自己民族的土壤。在《草原雾》的后记里,他有过这样的自白:“我的心灵里,装满了对于我们蒙古民族的爱。”他的愿望,就是要当个蒙古族引人注目的好歌手。迄今为止,他的作品都是表现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黄金家族的毁灭》,则是又一曲为蒙古族歌唱的漂亮的歌,它为我国多民族文学增添了一个耀目篇章。

自然,文学的民族特色,并不止于题材是民族的,正如尹湛纳希在创作“蒙古族《红楼梦》”的《一层楼》中所体现的,还

要充分展示内蒙古地方的特有的风土人情。这点，也是作为蒙古族一员的扎拉嘎胡所擅长的。在《黄金家族的毁灭》中，内蒙古瑰丽的自然景观，独特的服饰饮食，多彩的节庆活动，以及神秘的宗教仪式等，均有精当的描述。前年，我在内蒙古几天，虽然也接触了那里的一些风光与风情，读了老扎的作品，顿感自己的皮毛了。比方说，蒙古族由于地处寒带，多以放牧为生，加以性格豪爽，一般均善饮，如同一句诗所形容的：“豪情与美酒，自古常相随。”敬酒，成为他们的一种礼仪。书中写到尹湛纳希辅助总兵德王，带着三千蒙古旗兵出征，将七七四十九坛酒抛向高空，洒向大地，以示祭天祭地祭佛，真是壮观极了，“民族”极了。然而，书中并没有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将蒙古人都写成嗜酒成癖，即使像尹湛纳希这样的贵族子弟，也并不贪杯。因为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族对饮酒过度就有着许多警策之言。老扎的描写，既精当，又适当。

《黄金家族的毁灭》的民族特色，更表现在对民族心理性格和精神气质的刻画上。蒙古族勤劳质朴、剽悍英武、坦荡耿直、豪爽尚义的品性，在尹湛纳希身上得到很好的反映。可贵的是，尹湛纳希还是特定的“这一个”，拥有自己的个性，有别于色道尔吉、贡纳楚克这些同为比较正直的贵族人物。同时，浸润在神话和宗教中的蒙古民族的那种长于幻想善于象征的魔幻意识与神秘气氛，也弥漫在老扎所营造的这一艺术世界里。作品从尹湛纳希骑着“高原奇珍”白龙马在山林里打猎开篇，途中，白龙马突然微扬双蹄，长嘶不止，它引导尹湛纳希放缰拐向路北，发现在自家陵园里平安的活了二百多年的白狐查布干其的后代——一只受孕的母狐被击伤了。尹湛纳希下马救了受伤的母狐，决心严惩违反黄金家族家规悍然伤害母

狐的坏蛋。后来查明，这个坏蛋是一贯为非作歹的诚信府管家桑堆。在此后尹湛纳希与桑堆及其主人旗巴扎布的斗争中，白龙马与白狐多次神助了尹湛纳希，使他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最后，在寻找旗巴扎布伙同桑堆杀人现场时，一再受阻，几乎“山穷水尽”之时，又是白龙马的长啸，唤来白狐查布干其，刮起一场地动山摇的旋风，将被害人的白骨与血染的凶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呈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这里，马与狐被人化与神化了，成为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这种神奇魔幻的色彩，看来似乎是超现实的，实际上是深深扎根在现实之中。它显示扬善惩恶，对这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来说，是人心所向，也成了马心所向、狐心所向。老扎很喜欢别林斯基的一句话：“每一民族的民族性的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现实与幻想结合的浪漫气息，正是蒙古族的“理解事物”的一种方式，一种特点。《黄金家族的毁灭》，应该说是一部反映蒙古族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也正因为是“力作”，它也将蒙古族的那种超现实的想象与思维反映进去了，从而又自然而然地糅进了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某些成分。这也使这部作品在生活内容与艺术风格上因民族化而显得相当统一与和谐。

作品的民族特色，还表现在语言上。老扎虽然用汉语写作，但他的遣词造句，保留着蒙古语的特色。文中多有蒙古色彩的比喻和夸张。比如，写桑堆向他的主人旗巴扎布献媚，当他俩一天傍晚行走在山野中时，漫天红霞染得大地红光一片，桑堆不失时机进行拍马：“大人，天上红塔般的云彩，象征着佛爷保佑大人；地上晚霞的飞舞，意味着土地爷向大人献出了吉祥如意的哈达。”这样的比喻夸张，不仅在构词上是蒙古族所

经常采用的,而且在内容上也鲜明表现了蒙古族的思维方式与心理特点。同时,老扎还长于吸收蒙古民间俗语格言。老扎小时,经常听蒙古族说唱艺人演唱《蒙古秘史》和蒙古族民间故事。民族民间文学从小滋润了老扎。它不仅帮助他熟悉了民间生活,而且也促使他熟悉了民间语言。如讲一个人做事要坚定,不能三心二意,用的话是:“应该像地上的木桩子,不能像水上的瓢。”这种化抽象为具体的民间语言,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而像“希望过大的东西得到后容易失掉;心善的人跌伤了也能起来;起得早才会走得远”等语言,则显示了蒙古族民间格言富有哲理的特点。由于蒙古语是粘着语,词内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存在着和汉语不同的构词和语法,这一方面使作品呈现出蒙古族色彩,另一方面也使一些汉族读者觉得读来不够畅达。这是语言习惯差异所致。老扎是兼通蒙古语与汉语的,他的创作吸纳了汉语的许多精华,尽管蒙古味还是很浓,但用的已非单纯的蒙古族语言,这对丰富发展蒙古语也有积极的意义。

《黄金家族的毁灭》在风格上是民族化的,同时又是着眼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老扎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如果说把自己的创作纳入中国文学的行列乃至世界的行列,首先要准确的掌握和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写尹湛纳希的《黄金家族的毁灭》,与尹湛纳希写的《一层楼》一样,既是蒙古族文学的奇葩,也是中国文学的可圈可点之作,尽管两者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并非完全一致。

作者也精于结构。《黄金家族的毁灭》,既为尹湛纳希立

# 上 部

## 第 一 章

—

昨天一整天，土默特右旗德斯郎王爷陪着卓索图盟长色道尔吉，在土默特右旗边界信山周围展开了一场少有的全旗性春季大围猎。

打猎是蒙古人的特殊游戏，特种表演，古老而独特的军事演习，模拟与想象的实际战斗。这是对蒙古人智慧、才干和勇气的大检阅。举凡蒙古好汉都争取参与每年一度的春秋大围猎。今年春季大围猎，土默特右旗集中了几百名训练有素的优秀猎手。猎手各个大显身手，围猎成果极其辉煌。猎获了数以百计的凶猛动物、飞禽与小兽。一时欢呼声满山遍野。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围猎中，立头功者为忠信府还未到弱冠年华的七公子尹湛纳希。他骑术精湛，猎技娴熟，武艺高强，出没奇绝。德斯郎王爷看着宗侄尹湛纳希在猎场上不寻常的举止，忍不住地高喊：“将门出虎子，不愧为战将旺亲巴勒的儿子！”色道尔吉盟长也兴奋异常地说：“广学而博，专一而精。”

漠南蒙古地方两位高贵人物同时发现,尹湛纳希不仅把他父亲旺亲巴勒的战略战术成功地运用在猎场上,还有所发挥。按打猎习惯,最受尊敬的人要给优胜者的乘马命名。喜出望外的色道尔吉盟长,来到尹湛纳希前面,为尹湛纳希的乘马命名为“白龙马”。白龙马种是成吉思汗御马群后代,产于蒙古高原的草原与沙漠相接地带。它体质强健,耐寒耐高温,适应性强,青春久在。成吉思汗曾称赏白龙马的祖先为“高原奇珍”。

色道尔吉盟长命名完毕,再次告知尹湛纳希去喀喇沁右旗盟长府,与他的儿子——王位继承人一起读书。

昨天夜里刮了一夜大风,从北山后边飘过来的枯草败叶和荒尘,搅得土默特右旗贝子府大院整夜不安。大院内的经幡旗杆和二百多年的老松柏树,发出从未有过的怪异尖厉的声音。德斯郎王爷与福晋连醒了三次,最后一次再也睡不着了。他们担心明天为祖陵扫墓难以成行。

一道曙光射进来,满堂生辉。室外天空好似飞奔着成群的白色吉祥马。以往春节才能闻到的香馥馥楠木家具味,这阵浓浓地弥漫在德斯郎贝子爷的寝室里。德斯郎贝子爷和福晋睁开眼便沉浸在欢快中,完全忘记了昨天夜里的一场虚惊。德斯郎贝子爷穿着睡衣下床,掀开火红绸缎上攀金虎附玉凤的窗户帘,望见一颗亮晶晶的晨星把王府大院照得如同铺了金锭银锭。一群群喜鹊纷纷落在杨榆树枝和方砖地上,有的绕着松柏树开始齐声欢唱。德斯郎贝子爷圣心大悦,回身向福晋说:“老天给我们开路呢,吃完早点就出发。”

这是公元 1853 年清明节头两天的异常气候,令王爷府喜



忧交加。

德斯郎继承土默特右旗贝子,当了王爷之后,分外看重每年的扫祖陵祭祖先。他即将率领卓索图、哲里木和昭乌达三



盟三千蒙古骑兵，开赴山东前线，充实僧格林沁亲王大军，围剿太平军北犯军。他离开王府之前必须把宗侄尹湛纳希的有关几件事办好。尹湛纳希是被卓索图盟的一盟之长、喀喇沁王爷选中的乘龙快婿。这分明是孛儿只斤氏家族二十八代子孙中又出现了一个超群出众的孩子。是光我祖先耀我先人成吉思汗、忽必烈的盛举。这种孩子历来少有，一旦出现，便是满头祥光一身福气。在清明节这天，率尹湛纳希在他们祖先的棺椁前，烧高香燃佛灯叩九个头，便会紫气东来诸事顺遂，出征自然也会所向披靡。当年他们的先人率土默特部落蒙古骑兵，随后金皇太极进关打明军时，如同天兵天将来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横扫明军如铲雪，为大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盛传为清军冲锋陷阵的他们的先人，是战神，是吉星。

为这次出征德斯郎贝子爷专程到惠宁寺求卦。惠宁寺大活佛解卦时特向他面授机宜。

尹湛纳希自幼聪明过人，举止惊人。九岁随他父亲旺亲巴勒协理台吉到察哈尔多伦诺尔参加汇宗寺和善因寺庙会时，云集了内外蒙古王公贵族、活佛高僧、社会贤达和商贾名流。夜里他们聚会在特大蒙古包互相道贺中，众人请旺亲巴勒协理台吉七公子赋诗助兴。此时人群中最年长者、察哈尔盟首富起身，捋着银白的胡须，提出以今夜为背景，以《秋夜》为题，并以献给自己兄长为内容作诗。尹湛纳希在众目睽睽中，从容不迫地走到摆好文房四宝的条桌前，站在涂红亮漆绿条纹的方木墩上，挥毫泼墨，写出了“思君清秋夜/凉风透碧窗/孤竹叶萧瑟/愁人起彷徨”的诗句。察哈尔盟首富听完十分动情地喊，这孩子会成为蒙古人中的骆宾王。他当场赏尹湛